

列國志

六十七

晉襄公縶秦敗墨



先元帥
曹免
翟殉



鳳跨雙簫吹玉弄



趙盾背秦
立靈公



第四十五回

晉襄公墨繆敗秦

先元帥免由殤翟

白下蔡 界元放甫評點

話說中軍元帥先軫已備知秦國襲鄭之謀遂求見襄公曰秦遠蹇叔百里奚之謀千里襲人此卜假所謂有嚴西來
越我垣墻者也急擊之不可失樂枝進曰秦有大患於先君未報其德而伐其師自是君子如先君何先軫曰此
正所以繼先君之志也先君之喪同盟方弔恤之不暇秦不加哀憫而兵越吾境以伐我同姓之國秦之先禮
甚矣先君亦必含恨於九泉軫又曰何德之足報且兩國有約彼此同兵圍鄭之役背我而去秦之交情亦可知矣
自是秦人不是彼不顧信我豈顧德樂枝又曰秦未犯吾境擊之毋乃太過先軫曰秦之樹吾先君於晉非好晉也以
自輔也君之伯諸侯秦雖面從心實忌之今乘喪用兵明欺我之不能庇鄭也情見理之言我兵不出真不能矣
樂人只為怕人說樂鄭不已勢將襲晉諺云一日縱敵數世貽殃若不擊秦何以自立趙衰曰秦雖可擊但吾主苦塊
之中遽興兵革恐非居喪之禮先軫曰禮人子居喪寢處苦塊以盡孝也剪強敵以安社稷孝孰大焉諸卿若云不可
臣請獨往胥臣等皆贊成其謀先軫遂請襄公墨繆以黑墨服治兵襄公曰元帥料秦兵何時當返從何路行先軫屈指
算之曰臣料秦兵必不能克鄭遠行死繼勢不可久總計往返之期四月有餘初夏必過澠池澠池乃秦晉之界其西
有峭山兩座自東峭至於西峭相去三十五里此乃秦歸必由之路便克了鄭亦必過從此其地樹木叢雜山石峻峭
有數處車不可行必當解驂下走若伏兵於此出其不意可使秦之兵將盡為俘虜襄公曰但憑元帥調度先軫便使
其子先且居同屠擊引兵五千伏於峭山之左使胥臣之子胥嬰同狐鞠居引兵五千伏於峭山之右候秦兵到日左
右夾攻使狐偃之子振射姑同韓子輿簡引兵五千伏於西峭山豫先砍伐樹木塞其歸路使梁繇靡之子梁弘同
策駒引兵五千伏於東峭山只等秦兵盡過以兵追之前後左右都要放得停先軫同趙衰樂枝胥臣陽處父先蔑一
班宿將跟隨晉襄公離峭山二十里下寨各分隊伍准備四下接應正是整頓馬弓射猛虎安排香餌釣鰲魚再說秦
兵於春二月中滅了滑國據其輜重滿載而歸只為襲鄭无功指望以此贖罪時夏四月初旬行及澠池白乙丙言於

孟明曰。此去從滬池而西。正是峭山險峻之路。吾父諄諄叮囑謹慎。主帥不可輕忽。孟明曰。吾馳驅千里。尚然不懼。況過了峭山。便是秦境。只是過不得便通。家鄉密邇。緩急可恃。又何慮哉。西乞術曰。主帥雖然虎威。然慎之。死失恐晉有埋伏。卒然而起。何以禦之。孟明曰。將軍畏晉如此。吾當先行。如有伏兵。吾自當之。乃遣饒將寢蠻子。打著元帥百里旗號。前往開路。孟明做第二隊。西乞第一隊。白乞第四隊。相離不過一二里之程。却說寢蠻子。慣使著八十斤重的一柄方天畫戟。輪動如飛。自謂天下无敌。若在地上却驅車過了滬池。望西路進發。行至東峭山。忽然山凹裡鼓數大振。飛出一隊車馬。車上立了一員大將。當先攔路。問曰。汝是秦將孟明否。吾等候多時矣。寢蠻子曰。來將可通姓名。那將答曰。吾乃晉國大將。來駒是也。蠻子曰。叫汝國樂枝魏。彈來到。遂聞上樂合。嚴要。汝乃死名小卒。何敢攔吾歸路。快些閃開。讓我過去。若遲慢時。怕你捱不得我一戟。來駒大怒。挺長戈。劈胸刺去。蠻子輕之。撥開。就勢一戟刺來。來駒急閃。那戟來勢太重。就刺在那車衡之上。蠻子將戟一縮。把衡木折做兩段。來駒見其神勇。不覺贊嘆。一戟曰。好孟明。名不虛傳。蠻子呵呵大笑曰。我乃孟明元帥部下牙將。寢蠻子便是。我先帥豈肯與汝輩軍交鋒耶。汝速速躲避。我元帥隨後兵到。汝死無類矣。來駒唬得魂不附體。想道。牙將且如此英雄。不知孟明還是如何。遂高聲叫曰。我殺汝過去。不可傷害吾軍。遂將車馬約在一邊。讓寢蠻子前隊過去。蠻子即差軍士傳報主帥孟明。言有些小晉軍埋伏。已被吾殺退。可速上前合兵。一處過了峭山。便沒事了。孟明得報大喜。遂催趙西乞白乙兩軍一同進發。且說來駒引兵來見梁弘。咸說寢蠻子之勇。梁弘笑曰。雖有鯨鯢。已入錢網。安能施其變化哉。可見晉之勝秦。全是地利。吾等按兵勿動。俟其盡過。從後驅之。可獲全勝。再說孟明等三帥進了東峭。約行數里。地名上天梯。壁馬崖。絕命岩。落魂澗。鬼愁窟。斷雲峪。好名。一路俱是有名的險處。車馬不能通行。前哨寢蠻子。已自去得遠了。孟明曰。蠻子已去。豈知正料死理伏矣。慢些休。分付軍將。解了轡索。却了甲冑。或牽馬而行。或扶車而過。一步兩跌。備極艱難。七斷八續。全先行。伍有人問道。秦兵當日出行。也從峭山過去的。不知許多艱阻。今番回轉。如何說得恁般大是。這有箇原故。當初秦兵出行之日。來著一股銳氣。且沒有晉兵攔阻。輕車快馬。緩步徐行。任意經過。不覺其苦。今日往來千里。人馬俱疲困了。又據掠得滑國許多子女金帛。行裝重帶。況且遇過晉兵一次。雖然硬過。還怕前面有伏。心下慌忙。倍加艱阻。自然之理也。說得明白。不然便令人有矛盾之疑。孟明等過了

上天梯第一層險隘。正行之間。隱隱聞鼓角之聲。後隊有人報道。晉兵由後追至矣。孟明日。我既難行。他亦不易。但愁前阻。何怕後追。兩格俱有。怕乎不怕。分付各軍連進前進便了。教白乙前行。我當親自斷後。以禦追兵。又驚過了墮馬崖。將近絕命岩了。眾人發起喊來。報道前面有亂木塞路。人馬俱不能進。如何是好。孟明想這亂木。從何而來。莫非前面果有埋伏。乃親自上前來看。但見岩旁有一碑。鐫上五字道。文王避雨處。碑旁豎立紅旗一面。旗竿約長三丈有餘。旗上有一晉字。旗下都是縱橫亂木。孟明日。此是疑兵之計也。事已至此。便有埋伏。只索上前。這却是沒有得說的。遂傳令教軍士先將旗竿放倒。然後搬開柴木。以便跋涉。誰知這面晉字紅旗。乃是伏兵的記號。他伏於岩谷僻處。望見旗倒。便知奉兵到來。一同發作。秦兵方才搬運柴木。只聞前面鼓聲如雷。遠遠望見旌旗閃閃。正不知多少兵馬。白乙而且教安排器械。為沖突之計。只見山岩高處立了一位大將。姓狐名射。姓字賈季。大叫曰。汝家先鋒裴鬻子。已被縛在此了。來將早早投降。免遭屠戮。原來裴鬻子恃勇前進。墮於陷坑之中。被晉軍將撓鈞搭起。綁縛上囚車了。其行速者其白乙兩大驚。使人報知西乞術。與主將孟明商議。并力奪路。孟明有這條路。遂只有尺許之闊。一邊是危峰峻石。一邊臨着萬丈深溪。便是落魂淵了。雖有千軍萬馬。無處施展。心生一計。傳令此非交鋒之地。他不與你交鋒。只是叫大軍一同退轉東嶺寬展處。決一死戰。再作區處。白乙丙奉了將令。將軍馬退回。一路聞金鼓之聲。不絕於耳。方退至墮馬崖。只見東路旌旗接連不斷。卻是大將梁弘同副將萊駒引了五千人馬。從後一步步襲來。秦軍過不得墮馬崖。只得又轉此時好像馬蟻在熱盤之上。東旋西轉。沒有个定處。孟明叫軍士從左右兩旁爬山越溪。尋个出路。只見左邊山頭上金鼓亂鳴。左有一支軍占住。叫道。大將先且居在此。孟明早早投降。右邊隔溪一般炮响。山谷俱應。又豎起大將胥嬰的旗號。孟明此時如萬箭攢心。沒擺佈一頭處。軍士每分頭亂竄。爬山越溪。都被晉兵斬獲。孟明大怒。同西乞白乙二將。仍殺至墮馬崖來。那柴木上俱揆有硫黃燭硝引火之物。被韓子輿放起火來。燒得焰騰騰烟漲。迷天紅赫赫火星撒地。後面梁弘軍馬已到。逼得孟明等三帥叫苦不迭。左右前後都是晉兵布滿。孟明謂白乙丙曰。汝父真神算也。是他神算。是你今日困於絕地。吾死必矣。你二人變服各自逃生。萬一天幸。有一人得回秦國。奏知吾主。與兵報仇。九泉之下。亦得吐氣。西乞術白乙丙哭曰。吾等生則同生。死則同死。縱使得脫。何面目獨歸故國。這個却還言之未已。手下

軍兵着着散盡。委棄軍仗器械。連路堆積。孟明等三帥。死計可施。聚於岩下。坐以待縛。晉兵四下圍裏。將來如饅頭一般。把秦家兵將。做個饅頭。一个个束手受擒。殺的血污溪流。死橫山邊。匹馬隻輪。一些不曾走漏。豈有詩云。

千里雄心一旦灰。西峰死復隻輪回。休誇晉帥多奇計。塞叔先曾墮淚來。

先且居諸將。會集於東嶺之下。將三帥及襄蠻子。上了囚車。俘獲軍士及車馬。并滑國擄掠來許多子女玉帛。盡數解到晉襄公大營。襄公墨繆受俘。軍中歡呼動地。墨繆就在此有好些人。襄公問了三帥姓名。又問襄蠻子何人也。渠弘曰。此人雖則牙將。有兼人之勇。策駒曾失利一陣。若非落於陷坑。亦難制縛。襄公駭然曰。既如此。驍勇留之。恐有他變。喚策駒上前。湊前日戰輪與他。今日在寡人面前。可斬其頭。以洩忿。策駒領命。將襄蠻子縛於庭柱。手握大刀。方欲砍去。那襄蠻子大呼曰。汝是我手下敗將。安敢犯吾。這一殺。就如半空中起个霹靂一般。屋宇俱震動。蠻子就呼聲中。把兩臂一撐。麻索俱斷。策駒吃一大驚。不覺手顫。墮刀於地。如此將官。蠻子便來搶這把大刀。有个小校名曰狼瞞。暗從旁看見。先搶刀在手。將蠻子一刀劈倒。再復一刀。將頭割下。獻於晉侯之前。襄公大喜曰。策駒之勇。不及一小校也。乃黜退策駒不用。立狼瞞為車右之職。狼瞞謝恩而出。自謂親受知於君。不往元帥先軫處拜謝。先軫心中。頗有不悅之意。狼瞞却有不是。次日。襄公同諸將奏凱而歸。因葬在曲沃。且回曲沃。欲俟還絳之後。將秦帥孟明等三人。獻俘於太廟。然後施刑。先以敗秦之功。告於殽宮。遂治寃寃之事。襄公墨繆視美。以表戰功。母夫人嬴氏。因會葬亦在曲沃。已知三帥被擒之信。故意問襄公曰。聞我兵得勝。孟明等均被囚執。此社稷之福也。但未知已曾誅戮否。襄公曰。尚未。文嬴曰。秦晉世為婚姻。相與甚洽。孟明等貪功起衅。妄動干戈。使兩國恩變為怨。吾量秦君必深恨此三人。我國殺之。死益不如縱之還秦。使其君自加誅戮。以釋二國之怨。豈不美哉。襄公曰。三帥用事於秦。秦獲而縱之。恐貽晉患。文嬴曰。兵敗者死。國有常刑。楚兵一敗。得臣伏誅。豈秦國獨死軍法乎。況當時晉惠公被執於秦。秦君且禮而歸之。秦之有禮於我如此。區區敗將。必欲自我行戮。顯見我國无情也。情理上實是如此。不可不察。襄公初時不肯。聞說到放還惠公之事。悚然動心。即時詔有司釋三帥之囚。縱歸秦國。孟明等得脫囚繫。更不入謝。抱頭鼠耳而逃。先軫方在家用飯。聞晉侯已赦三帥。吐哺入見。怒氣沖沖。問襄公晉囚何在。襄公曰。母夫人請放歸。即刑。寡人已從之矣。先軫勃然唾襄公之面曰。猶

子不知事如此武夫千辛萬苦方獲此因乃壞於婦人之片言耶故虎歸山異日悔之晚矣襄公方才醒悟拭面而謝襄公曰寡人之過也遂問班部中誰人敢追秦囚者陽處父應往先軫曰將軍用良言追得便是第一功也陽處父駕起追風馬輪起斬將刀出了曲沃西門來追孟明史臣有詩讚襄公能容先軫所以能嗣伯業詩曰

婦人輕喪武夫功先軫當時怒氣沖拭面容言既愠意方知嗣伯屬襄公

卻說孟明等三人得脫大難路上相議曰我等若得渡河便是再生不然猶恐晉君追悔如之奈何比到河下並死一個船隻嘆曰天絕我矣嘆聲未絕見一漁翁攜着小艇從西而來口中唱歌曰

因獲難糧兮因鳥出籠有人過我兮反敗為功

孟明異其言呼曰漁翁渡我漁翁曰我渡秦人不渡晉人孟明曰我等正是秦人可速渡我漁翁曰子非哨中失事之人耶孟明應曰然漁翁曰吾奉公孫將軍將令特贖舟在此相候已非一日矣此舟小不任重載前行半里之程有大

舟將軍可以速往說罷那漁翁反棹而西飛也似去了三帥循河而西未及半里果有大船數隻泊於河中離岸有半箭之地那漁舟已自在彼招呼孟明和西乞白乙跣足下船家鄉家近緩急可恃却被他說着未及撐開東岸上早有

一位將軍乘車而至乃大將陽處父也大叫秦將且住孟明等各各吃驚須臾之間陽處父停車河岸見孟明已在船中心生一計解自家所乘左驂之馬假托襄公之命賜與孟明寡君恐將軍不給於乘使處父將此良馬追贈將軍聊

表相敬之意伏乞將軍俯納這等主見哄小兒也不信然此時却亦沒法陽處父本意要哄孟明上船相見收馬拜謝乘機縛之那孟明漏

網之魚脫却金鉤去回頭再不來心上也防這一着如何再肯上岸乃立於船頭之上遙望陽處父稽首拜謝曰蒙君不殺之恩為惠已多豈敢復受良馬之賜此行寡君若不如我三年之後當親至上國拜君之賜耳陽處父再欲開口

只見舟師水手運槳下篙船已蕩入中流去了陽處父惘然若有所失悶悶而回以孟明之言奏聞於襄公先軫忽然進曰彼云三年之後拜君之賜者蓋將伐晉報仇也不如乘其新敗喪氣之日先往伐之以杜其謀襄公以為然遂商

議伐秦之事詰分兩頭再說秦穆公聞三帥為晉所獲又聞又怒寢食俱廢過了數日又聞三帥已釋放還歸喜形於色左右皆曰孟明等喪師辱國其罪當誅昔楚殺得臣以儆三軍君亦當行此法也三帥奉命而往地險失利與得臣之違命喪師不同此得不當移

公曰。孤自不聽蹇叔百里奚之言。以累及三帥。罪在於孤。不在他人。亦是良心乃素服迎之於郊。哭而唁之。復用三帥。

主兵。愈加禮待。百里奚嘆曰。吾父子復得相會。已出望外矣。遂生老致政。穆公乃以繇余公孫枝為左右廐長。代蹇叔

百里奚之位。此話且攔過一邊。再說晉翼公正議伐秦。忽遣使馳報。今有翟主白部胡引兵犯界。已逼箕城。城在太原府大谷縣

南望乞發兵防禦翼公大驚曰。晉翟死陳。如何相犯。先軫曰。先君文公出亡在翟。翟君以二醜妻我君臣。一往十二年。

禮遇甚厚。及先君返國。翟君又遣人拜賀。送二醜還晉。先君之世。從死一介束帛。以及於翟。若果如此。晉翟君念先君

之好。隱忍不言。今其子白部胡嗣位。自恃其勇。故乘喪來伐耳。襄公曰。先君勤勞王事。未暇報及私恩。何妨公報並盡

忽何獨死工夫報恩此語。迺不遇。今翟君伐我之喪。是我仇也。子試為寡人創之。先軫再拜辭曰。臣怨秦帥之歸。一特怒激唾君之面。

无禮甚矣。臣聞兵事尚整。惟禮可以整民。死禮之人。不堪為帥。愿主公罷臣之職。別擇良將。此說自不可少。然知其罪

襄公曰。卿為國發憤。乃忠心所激。寡人豈不諒之。今禦翟之舉。非卿不可。卿其勿辭。先軫不得已。領命而出。嘆曰。我本

欲死於秦。誰知卻死於翟也。聞者亦莫會其意。襄公自回絳都去了。單說先軫升了中軍帳。點集諸軍。問眾將誰肯為

前部先鋒者。一人昂然而出曰。某愿往。先軫視之。乃新拜車右將軍狼臆也。先軫因他不來謁謝。已有不悅之意。今肯

自請衝鋒。愈加不喜。這便可笑國家之事。豈可以私意行於其間耶遂罵曰。爾新進小卒。偶斬一囚。遂獲重用。今大敵在境。汝全无退讓之意。

豈藐吾帳下无一良將耶。狼臆曰。小將愿為國家出力。元帥何故見阻。先軫曰。目前亦不少出力之人。汝有何謀勇。輒

敢掩諸將之上。既問誰肯為先鋒。是要人之自認也叱去不用。以旅鞫居有峭山夾戰之功。用以代之。狼臆垂首喪氣。

恨恨而出。遇其友人解伯於途。問曰。聞元帥選將禦敵。子安能在此閒行。狼臆曰。我自請衝鋒。本為國家出力。誰知反

觸了先軫那廝之怒。他道我有何謀勇。不該掩諸將之上。已將我罷職不用矣。解伯大怒曰。先軫妬賢嫉能。我與你共

起家丁。刺殺那廝。以出胸中不平之氣。便死也落得爽快。為友忘身狼臆曰。不可不可。大丈夫死必有義。死而不義。非

勇也。我以勇受知於君。得為戎右。先軫以為先勇而黜之。若死於不義。則我今日之被黜。乃黜一不義之人。反使嫉妬

者得藉其口矣。說得明白爽快子姑待之。解伯嘆曰。子之高見。吾不及也。遂與狼臆同歸。不在話下。後人有詩議先軫

黜狼臆之非。詩曰。

提戈斬將勇如貴。車右超陞屬主恩。効力何辜遭黜逐。從來忠勇有免者。

再說先軫用其子先且居為先鋒。藥盾豫枝卻缺為左右隊。狐溱狐毛狐鞫居為合後。發車四百乘出絳都北門。望冀城進發。兩軍相遇。各安營安當。先軫喚集諸將授計曰。冀城有地名曰大谷。谷中寬行。正乃車戰之地。其旁多樹木。可以伏兵。樂卻二將可分兵左右埋伏。待且居與翟交戰。佯敗引至谷中。伏兵均起。翟主可擒也。二狐引兵接應。以防翟兵馳救。諸將如計而行。先軫將大營移後十餘里安寨。次早兩下結陣。翟主白部胡親自索戰。先且居略戰數合。引車而退。白部胡引了百餘騎奮勇來追。被先且居誘入大谷。左右伏兵俱起。白部胡施逞精神。左一冲。右一突。胡騎百餘。看者折盡。晉兵亦多損傷。良久。白部胡殺出重圍。冀莫能禦。將至谷口。遇了一員大將。刺斜里颺的一箭。正中白部胡面門。翻身落馬。軍士上前擒之。射箭者乃新拜下軍大夫卻缺也。箭透腦後。白部胡登時身死。卻缺認得是翟主。割下首級獻功。時先軫在中營。聞知白部胡被獲。舉首向天連聲曰。晉侯有福。晉侯有福。遂索紙筆寫表章一道。置於案上。不通眾將得知。竟與營中心腹數人乘單車馳入翟陣。却說白部胡之弟白賁尚不知其兄之死。正欲引兵上前接應。忽見有單車馳到。認是誘敵之兵。白賁急提刀出迎。先軫橫戈於肩。瞪目大喝一殺。目眦盡裂。血流及面。白賁大驚。倒退數十步。見其兄雖傳令弓箭手圍而射之。先軫奮起神威。往來馳驟。手殺頭目數人。兵士二十餘人。身上並无點傷。原來這些弓箭手。俱怕先軫之勇。先自手執箭發的沒力了。又且先軫身被重鎧。如何射得入去。先軫見射不能傷。自嘆曰。吾不殺敵死以明吾勇。既知吾勇矣。多殺何為。吾將就死於此。勇烈則有之。只是不乃自解其甲以受箭。箭集如蠅。身死而尸不僵仆。白賁欲取其首。見其怒目揚鬚。不異生時。心中大懼。有軍士認得的。言此乃晉中軍元帥先軫。白賁乃率眾羅拜。嘆曰。真神人也。祝曰。神許我歸翟供養乎。則仆屍僵立如故。乃改祝曰。神莫非欲送晉國否。我當送回。祝畢。尸遂仆於車上。要知如何送回晉國。且看下回分解。

先軫料敵設謀。真足遺策。出奇制勝。兵足遺功。可稱大將之才。惜少學問氣質未化。如怒狼瞋之不能而不許其衝鋒。因失三帥。而唾君之面是也。若加以學問。固當不如此。險阻之地。軍行之所忌也。峭崿奇險。地屬晉國。孟明等過來之時。何不先為之計乎。恃勇輕進。不加小心。明欺晉國之死人矣。兵法云。兵驕者敗。欺敵者亡。又曰。不知地利不可以行軍。信矣。

晉之兵力雖強，秦力亦不為弱。況孟明等亦非无勇者。如寔蠻子之類。若專用角力。晉何能全勝。如此只是一個地逢險。

秦穆昔約敗秦二事。固然是。然定晉納君之德。為功不小。晉敗其師於崤。足以彰國威而怵敵胆。不殺三帥。正所以為報其襄公之免三帥。雖因文嬴之請。然樂超諸人。豈不知其事者不行諫阻。或此意也。先軫只在利害上講。所以怒而唾主。先軫因怒唾君。因為死。自悔其罪。求賜可也。君諒其忠而不加罪。主恩厚矣。從此盡忠勤職。悔過降心。以求報稱。亦可不失為賢。乃必殉君以死。殊覺死謂之甚。只因學問不充。遂致死非其道身滅而不足以成名。殊為可惜。狼賁被照。不從解伯之言。而作亂以求洩忿。乃以義斷之。勇士中之見道者。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宮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屍

話說翟主白部胡被殺。有逃命的敗軍。報知其弟白賁。白賁涕泣曰。俺說晉有天助。不可伐之。吾兄不聽。今果遭難也。却將先軫屍首。與晉掉換部胡之尸。遣人到晉軍打話。且說卻缺提了白部胡首級。同眾將到中軍。敵功不見了。元帥有守營軍士。說道。元帥乘單車出營去了。但分付緊守寨門。不知何往。先且居心疑。偶於寨上見表章一道。取而觀之。云。

臣中軍大夫先軫奏言。臣自知無禮於君。君不加誅討。而復用之。幸而戰勝。實將及矣。臣歸而不受賞。是有功而不賞也。若歸而受賞。是死禮而亦可論功也。有功不賞。何以勸功。死禮論功。何以懲罪。功罪紊亂。何以為國。功自是。是礼二事。不相蒙。秦自是秦。翟自是翟。二事又不相蒙。此論殊不當。臣將馳入翟軍。假手翟人。以代君之討。臣子且居有將略。足以代臣。臣軫臨死。冒昧。

且居曰。吾父馳翟師死矣。放聲大哭。便欲乘車闖入翟軍。查看其父下落。且居便不足重矣。此時卻缺變臉。執勒居。居乃居。射姑等。畢集營中。死勸方住。眾人商議。必先使人打聽元帥生死。方可進兵。忽報翟主之弟白賁。差人打話。召而問之。乃是彼此換尸之事。且居知死信真寔。又復痛哭了一場。約定明日軍前各拈亡靈。彼此交換。翟使回復去後。先且居曰。戎狄多詐。來日不可不備。便是不詐。亦乃商議。令卻缺藥漆。仍舊張兩翼於左右。但有交戰之事。便來夾攻。二旅同守中軍。次日兩邊結陣相持。先且居素服登車。獨出陣前。迎接父屍。白賁畏先軫之靈。拔去箭翎。將香水浴淨。自脫錦袍。色重裝載車上。如生人一般。推出陣前。付先且居收領。晉軍中亦將白部胡首級。交割還翟。翟送還的。是有噴噴的。

一具全屍。晉送去的。只是血淋淋的一顆首級。白曠心中不忍。便叫道。你晋家好欺負人。如何不把全屍送我。居且使人應曰。若要取全屍。你自去大谷中。亂屍內尋認。言雖未嘗不是。而語意太倨。白曠大怒。手執開山大斧。指揮翟騎沖殺過來。這里

用銳車結陣。如牆一般。連沖突數次。皆不能入。引得白曠蹣跚咆哮。有氣莫吐。忽然晉軍中鼓聲驟起。陣門開處。一員大將

橫戟而出。乃振射姑也。白曠便與交鋒。戰不多合。左有卻缺。右有樂濤。兩翼軍士圍裏將來。白曠見晉兵衆盛。急忙撥

轉馬頭。晉兵從後掩殺。翟兵死者。不計其數。振射姑認定白曠。緊緊追趕。白曠恐沖動本營。扣馬從斜里跑去。射姑

不捨。隨着馬尾趕來。白曠回首一看。帶轉馬頭。問曰。將軍面善。莫非賈季乎。射姑答曰。然也。白曠曰。將軍別來无恙。會追自無恙。不

將軍父子。俱住吾國十二年。相待不薄。今日留情。異日豈无相見。吾乃白部胡之弟。白曠是也。射姑

見提起舊話。心中不忍。便答道。吾放汝一條生路。汝速速回軍。无得淹久於此。言訖回車。至於大營。晉兵已自得勝。便

擊不得白曠。眾俱无話。是夜白曠潛師回翟。白部胡无子。白曠為之發喪。遂嗣位為君。此是後話。且說晋師凱旋而歸。

泰見晉襄公。呈上先軫的遺表。襄公憐軫之死。親殮其屍。只見兩目復開。勃勃有生氣。襄公撫其屍曰。將軍死於國事。

英靈不泯。遺表所言。足見忠愛。寡人不敢忘也。乃即柩前拜先且居為中軍元帥。以代父職。其目遂瞑。必係子得神其目始瞑亦是學

問不謂處後人於冀城立廟祀之。襄公嘉卻缺殺白部胡之功。仍以冀為之食邑。謂曰。爾能蓋父之愆。故遂爾父之封也。又

謂胥臣曰。舉卻缺者。吾子之功。微子寡人何由任缺。乃以先茅之縣賞之。眾將見襄公賞當其功。是最為无不悅服。時

許蔡二國。因晉文公之變。復受盟於楚。晉襄公拜陽處父為大將。帥師伐許。因而侵蔡。楚成王命闍勃同成大心帥師

救之。行及泝水。隔岸望見晉軍。遂逼泝水下寨。晉軍營於泝水之北。兩軍只隔得一層水面。擊枹之報。彼此相聞。晉軍

為楚師所拒。不能前進。如此相持。約有兩月。着々歲終。晉軍糧食將盡。陽處父意欲退軍。既恐為楚所乘。又嫌於避楚。

為人所笑。如此說用人。自然要惹笑。乃使人渡泝水。直入楚軍。傳語闍勃曰。訪云。來者不惧。懼者不來。將軍若欲與吾戰。吾當退去

一舍之地。讓將軍濟水而陣。決一死戰。如將軍不肯濟。將軍可退一舍之地。讓我渡河南岸。以請戰期。若不進不退。勞

師費財。何益於事。處父今駕馬於車。以候將軍之命。惟速裁決。闍勃恁然曰。晉欺吾不敢渡河耶。便欲渡河索戰。成大

心急止曰。晉人无信。其言退舍。殆誘我耳。若來我半濟而擊之。我進退俱无據矣。不如姑退。以讓晉涉。我為主。晉為客。

第四十六回

不亦可乎。大是老到開勅悟曰。孫伯秋心之言是也。乃傳令軍中。退三十里下寨。讓晉濟河使人回復陽處父處父使改其詞。宣言於眾。只說楚將開勅畏晉不敢涉水。已遁去矣。軍中一時傳遍。當名曰掩耳。處父曰。楚師已遁。我何濟為。

歲暮天寒。且歸休息。以俟再舉。可也。遂班師還晉。如此班師。開勅退舍二日。不見晉師動靜。使人偵之。已遠去矣。亦下令班師而回。却說楚成王之長子。名曰商臣。先時欲立為太子。問於開勅。對曰。楚國之嗣。利於少。不利於長。此言不

歷世皆然。且商臣之相。蟲目豺狼。其性殘忍。今日愛而立之。異日復惡而黜之。其為亂必矣。這却說成王不聽。竟立為嗣。使潘崇傳之。商臣聞開勅不欲立己心。懷怨恨。及開勅救蔡。不戰而歸。商臣語於成王曰。予上受陽處父之略。故避之以為晉名。成王信其言。遂不許開勅相見。使人賜之以劍。開勅不能自明。以劍刎喉而死。成大心自詣成王之前。叩

頭涕泣。備述退師之故。如此恁般。並無受賂之事。若以退為罪。罪宜坐臣。成王曰。卿不必引咎。孤亦悔之矣。一個國家。能經幾個。融自此成。王有疑太子商臣之意。後又愛其少子職。遂欲廢商臣而立職。誠恐商臣謀亂。思其過失而誅之。慈已失

為父道。商人頗聞其語。傳播於外。等事而疏漏如此。商臣猶豫未信。以告於太傅潘崇。崇曰。吾有一計。可登其說之真。假商臣問計。將安出。潘崇曰。王妹羊氏嫁於江國。近以歸寧來楚。久住宮中。必知其事。江羊性最躁急。太子誠為設享。故加怠慢。以激其怒。怒中之言。必有洩漏。善中語。俱易漏。而此獨用。起商臣從其謀。乃具享以待江羊。羊氏來至

東宮。商臣迎拜甚恭。三獻之後。漸漸疏慢。中饋但使庖人供饌。自不起身。又故意更行酒侍。更竊私語。羊氏兩次問話。俱失應答。羊氏大怒。拍案而起。罵曰。役夫不肖如此。宜王之欲殺汝而立職也。此何事也。而輒易洩之。江羊之疏淺。商臣假意謝罪。羊氏不願竟上車而去。罵聲猶不絕口。商臣連夜告於潘崇。因叩以自免之策。潘崇曰。子能北面而事

職乎。商臣曰。吾不能以長事少也。潘崇曰。若不能屈首事人。盍適他國。明知其不肯而必允。舉商臣曰。死因也。祇取辱焉。潘崇曰。舍此二者。別无策矣。商臣固請不已。潘崇曰。有一策甚便捷。但恐汝不忍耳。實是有此棘口。商臣曰。死生之

際。有何不忍。潘崇拊耳曰。除非行大事。乃可轉禍為福。好師傳商臣曰。此事吾能之。乃部署宮甲。至夜半。托言宮中有變。遂圍王宮。潘崇仗劍。同力士數人入宮。運送成王之前。左右皆惊散。成王問曰。卿來何事。潘崇答曰。王在位四十七

年矣。成功者退。今國人思得新王。請傳位於太子。可見兒子是養不得的。不如真成王惶遽答曰。孤即當讓位。但不知

尾已快活得以自由也。呵呵。

能相活否。潘崇曰：「一君死，一君立，國豈有二君耶？」何王之老而不達也。（這等道理亦難做）成王曰：「孤方命庖人治熊掌，俟其熟而食之，雖死不恨。」潘崇厲聲曰：「熊掌難熟，王欲延時刻以待外救乎？」請王自便，勿俟臣動。子言畢，解束帶投於王前。成王仰天呼曰：「好閹劾，好閹劾，孤不聽忠言，自取其禍，復何言哉！」遂以帶自挽其頸。潘崇命左右洩之，須臾氣絕。江革曰：「殺吾兄者我也，亦自縊而死，是周襄王二十六年冬十月之丁未日也。」羣翁論此事，謂成王以弟弑兄，其子商臣遂以子弑父，天理報應，昭々不爽。（這等報應豈可為訓，羣翁殊誤）有詩嘆曰：

楚君昔日弑熊羆

今日商臣報叔寃

天遣潘崇為逆傳

痴心猶想食熊蹯音

商臣既弑其父遂以暴族討於諸侯自立為王是為穆王加蒲崇之爵為太師使掌璽列之尹列兵以璽復以為太子

之室賜之。今尹闌般等皆知成王被弑，無人敢言。高公聞宜申聞成王之變，托言奔喪，因來郢都，與大夫仲歸謀弑穆

王事露穆王使司馬聞越椒擒宜申仲歸殺之平者范滂先言楚成王與子玉曰子西申三人俱不得其死至是其言

果驗矣聞越椒覲令尹之位乃說穆王曰子揚揚常向人言父子世秉楚政受先王莫大之恩愧不能成先王之志

其意欲扶公子職為君子上之來子揚寔召之今子上伏誅子揚意不自安恐有他謀不可不慎越排得疏必行非理子文之可料也觀政

而殺聞般子文之所不料也穆王疑之乃召聞般使殺公子職聞般辭以不能穆王怒曰汝欲成先王之志耶自舉銅鎚擊殺之公

子職欲奔晉聞趙盾追殺之於郊外穆王拜成大心為令尹未幾大心亦卒遂遣聞趙盾為令尹為賈為司馬後穆王

復念子文治楚之功錄聞克黃為歲尹王歲規之事克黃字子儀乃聞般之子子文之孫也晉襄公聞楚成王之紀問於趙

盾曰天其遂厭楚乎不仁之人不可以守國晉襄所論者理趙盾對曰楚君雖橫猶可以禮義化誨商臣不愛其父況其他乎臣恐諸侯

之禍方未艾耳不仁之人必易於生禍趙盾所論者勢不幾年穆王遣兵四出先滅江次滅六滅虢六虢便偃姓之國皋陶之後六即今六安州琴即今霍邱縣又用

兵陳鄭中原多事果如趙盾之言此是後話却說周襄王二十七年春二月秦孟明視請於穆公又興師伐晉以報靖

山之敗穆公壯其志許之孟明遂同西乞白乙率車四百乘伐晉晉襄公慮秦有報怨之舉每日使人遠探一得此信

笑曰秦之拜賜者至矣遂拜先且居爲大將趙衰爲副振鐃居爲車右迎秦師於境上大軍將發之際狼贖自請以私

屬劬勞先且居許之時孟明等尚未出境先且居曰與其俟秦室而戰不如伐秦遂西行至於彭衙秦地今西安府白水縣方與

會通東國列國志
卷六
第四十六回

秦兵相遇而邊各排成陣勢狼瞞請於先且居曰昔先元帥以瞞為先勇罷黜不用今日瞞請自試非敢求錄功但以雪前之恥耳言畢遂與其友解伯等百餘人直犯秦陣所向披靡殺死秦兵先算解伯為白乙所殺先且居登車望見秦陣已亂遂驅大軍掩殺前去孟明等不能當大敗而走休養三年不為不久而何不免於敗者未嘗增修國政耳先且居救出狼瞞瞞遍體皆傷嘔血斗餘踰日而亡晉兵凱歌還朝且居奏於襄公曰今日之勝狼瞞之力與臣先與也襄公命以上大夫之禮葬其狼瞞於西郊使羣臣皆送其葬此是襄公激勵人才的好處史臣有詩誇狼瞞之勇云

壯哉狼石車

斬囚如割雞

被黜不忘怒

輕身犯敵威

一死表生平

秦師固以摧

重泉若有知

先軫應低眉

却說孟明兵敗回秦自必死誰知穆公一意引咎全先頃怪之意依舊使人郊迎慰勞任以國政如初孟明自愧不勝乃增修國政四字便具盡出家財以恤陣亡之家每日操演軍士勉以忠義期來年大舉伐晉是冬晉襄公復命先且居糾合宋大夫公子成陳大夫轅選鄭大夫公子歸生率師伐秦取江及彭衙二邑而還戲曰吾以報拜賜之役也昔郭偃卜繇有一擊三傷之語至是三敗秦師其言果驗一擊三傷只知要在靖之役孟明不請師御要秦人皆以為怯惟穆公深信之謂羣臣曰孟明必能報晉但時未至耳至明年夏五月孟明補卒並來訓練已精請穆公自往督戰若今次不能雪耻誓不生還穆公曰寡人凡三見敗於晉矣若再无功寡人亦死而面目反國也乃選車五百乘擇日興師凡軍士從行者皆厚贈其家三軍踴躍皆願効死兵由蒲津關而出關在西安府朝邑縣與平陽府蒲州相近既渡黃河孟明出令使盡焚其舟涉公怪而問曰元帥焚舟何意也孟明視奏曰兵以氣勝吾屢挫之後氣已衰矣幸而勝何患不濟吾之焚舟示三軍之必死有進无退所以作其氣也雖是一說然若不從增穆公曰善孟明自為先鋒長驅直入破王官城今平陽府取之牒報至絳州晉襄公大集羣臣商議出兵拒敵趙衰曰秦怒已甚此番起傾國之兵將致死於我且其君親行不可當也不如避之使稍逞其志可以息兩國之爭先且居亦曰因數猶能聞况大國乎秦君耻敗而三帥俱好勇其志不勝不已兵連禍結未有已時子餘之言是也襄公乃傳諭四境堅守毋與秦戰絲余謂穆公曰晉棋我矣君可乘此兵威收崤山死士之骨可以蓋昔之耻不肯深入蓋亦知昔之耻讓非力之不如也穆公從之遂引兵渡黃河上岸自茅津